

金陵龍蟠

記舊遊之二

「鐘阜龍蟠，石城虎踞，真帝王之宅也。」

——諸葛亮論金陵地形語

易君左

金陵啊，你這龍蟠虎踞的名都，我，是在妳慘愴變色前夕離開妳的懷抱的。車轆轳，馬嘶嘶，我混在春潮一般洶湧的避難人羣中，倉皇地過鼓樓，那一彎殘月像倦着的眉尖懸掛在乳白色的天際，送我出了挹江門，破曉的風吹着垂楊飄舞，悲涼的號角奏起了關關三疊曲，我終於離開妳了。回頭望，城郭殘廢的一片，隔江隱隱的火光、隱隱的炮聲，迫着我，壓着我沉痛的心情，曳着我沉重的脚步，踉蹌地到下關，擠上最後一班車、向妳作最後的揮手，而東行了。

這永遠難忘的一瞥情景，表達在我那首「辭京」一律上面，是何等宕蕩而榮迴，「黯然銷魂者，唯別而已矣」。她抑難過的心情，試一讀我詩如何？

辭京

紫金山色碧籠蔥，殘照江山半壁紅；別夢依依王謝燕，春愁黯黯景陽鐘。梅開孤嶺清香冷，浪打空城戰意濃；揮手東行增悵惘，鼓樓斜月馬嘶風。那時正是揚州也淪陷了，在斜月的殘輝中，使我又傷懷梅花嶺的冷落，再求一史閣部不可得。南朝自古傷心地，王謝堂前的燕子，飛到那裏去了？只餘一片春愁，茫茫似海，江山斜照，紅得像血像胭脂般了。

我何時再賦「收京」？

我深信：這龍蟠虎踞的名城，這千古雄偉的首都，必然地日月重光江山再造。江山是千古秀芳的，歷史是千古輝煌的，可愛的金陵，妳不是兩朝的影子，妳至少是東晉，是初明，是中興，是創局，不是落花，不是殘棋。看妳的山川形勢是何等壯麗，看妳的人文情調是何等優美。

孝陵遺塚 中山偉陵

桃花扇收場的憶江南一曲，徒擾人清思。這支美妙的曲子，我從小就背得爛熟，但那份兒懷涼之感，只是兩明人在亡國前後一刹那之悲鳴，是世紀末的文學之掉尾。

往年在南京（即金陵），曾看見有些頹廢派的文人詩人，不避明孝陵則已，一遊即在夕陽殘照中低吟那支名曲，使我不禁惶然。為什麼呢？這明孝陵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埋骨處。朱元璋以一個鳳陽繡寺的和尚崛起而剷平了羣雄，打下了江山，開國興邦，掃蕩了異族的侵略，奠定了中華民族復興的基石。這舉功是何等彪炳，這精神是何等偉大。謁孝陵的人們，應該以輝煌的神明黃胄自居，抱誓往開來的大志，下頂天立地的決心，為國家民族為世界人類克盡其最大的努力，這才不辜負先祖列宗締造的艱難。如果一味懷新亭的那般名士們只知道傷感和流涕

，那又何必來遊這個開國象徵的明孝陵呢？率性到煤山去好了。

孝陵氣象的雄偉是無法來形容的。我會徧訪咸陽古陵，那是我們漢唐黃金時代的遺蛻，每座古帝王的陵寢都是一座小山，可是那些小山都不如明孝陵。陵上森林那樣的叢茂，就像華山絕頂落雁峯的松樹那樣的籠蔥，孝陵前的紅牆，從瀟陽中遠遠望去恰似一道彩虹，炫耀在廣原大野。雖在亂草蓬蒿裏，而那些自成行列挺立的巍峨的石人（大翁仲），還有石馬等同樣精美的雕刻，拱衛在這一代巨人的前面，數百年後還令人肅然起敬，無限低徊。

登孝陵眺望，才看出這座名都虎踞龍蟠的姿態和形勢。高山如屏，大江如帶，一切森林總總的大自然美景，像衆星之環拱北辰，都向這一山窩頂禮朝拜，萬家歸宗，百川匯海，建立起這一個頂天關地的網維來。登陵的人們，是懦怯的必勇猛，是孱弱的必健壯，是游移的必堅定，是黯淡的必輝煌。

憑什麼理由不象徵中華民族的毅力，憑什麼理由不表達祖國江山的宏偉，憑什麼理由不感謝偉大英雄的恩賜，憑什麼理由不激發黃帝子孫的豪情。何況，不遠的地方還有一座巋然並峙的中山陵呢。

和朱元璋推倒胡元一樣，孫中山先生推倒了

清濟，而且結束了數千年的專制，向民主自由的大道邁進。這一座崇陵也同樣受着千秋萬世的景仰，繫全球人類的矚目。然而調陵的遊子們，切不可忘掉先烈艱難的締造，至今數百級的白石階砌，一層一層的都是革命的血漬所凝成。就像合衆國的那一口響徹雲霄的大自由鐘，是由當年華盛頓領率的一枝苦戰的軍隊，在雪上遍印着鮮紅的足印而一步一步踏成的。

這座崇高而潔淨的「江山分得孝陵春」（羅卓英詩句）的孫陵，和孝陵建築的體制與塗飾的色彩相比較，孫陵是擁着現代工程師的清新，而孝陵是蘊着古代圖景的莊嚴；孫陵像一副鑲着金邊鏡框的五彩油畫，而孝陵則像一副文人畫家漫筆的淡墨山水。

坐在最高層白石矗成的圍門前，靜靜地遊目馳騁，雲裏雙鳳閣和雨中萬人家的規模氣象，以及那些浮雲遊子和落日故人的心情愁緒，都會一幕一幕地顯映出來。天上的鷹翔，花間的鳥語，是大自然綺麗的歌舞場面；通衢的車聲，城郭的噪影，是人世間得意的生活安排。作為一個遊人，他的清淨的靈魂，是早已滲透無邊高貴的景色裏，塵慮、雜念和私慾，是早已蕩盡無遺。一切失敗主義的影子，貪生怕死的卑怯，紙醉金迷的沉淪，投機取巧的無恥，一登孫陵，即如昏夜忽萬萬盞明燈，幽谷忽開萬樹花朵，像一片清靈的光輝撲滅了人間的陰影，像一池晶潔的聖水，洗淨了衆生的污容。

這兩座偉大的陵寢裝成了金陵的壯麗，把這壯麗的顏色渲染了燦爛的歷史，像一支永恆的歌，讓千秋萬世的人們永恆地唱着，唱着……

玄武湖邊 鷓鴣寺裏

然後一葉扁舟泛玄武湖。然後領悟人類的心情適應着江山的格調而遷變。雉偉蒼涼的鏡頭過去了，而溫柔細膩的鏡頭又出來。

當春天湖上初生青青的菱筍的時候，玄武湖

開始露出她的一片嫩綠的清光，漸漸地染成了翡翠般的碧綠，再漸漸地深碧得像一塊古玉。斜陽射到美麗的城郭，射到巍峨的鐘山，射到遊女的花容，也隨湖光的變幻而變幻。倘使從湖上起一陣輕風，從山上降一朵微雲，或是從天邊飄一點小雨，從樹杪飛一段流霞，這景色又將隨山色湖光而重行變幻。

小艇薄漾湖心，柳絲舞舞湖岸，魚兒唼呼湖濱，相對無言，各自忘形。也許湖上起一片笙歌，魚兒唼呼得更親熱，柳絲飄舞得更歡欣。也許柳絲細裏着春愁，魚兒顧寄其溫情，船兒願與之絮語。也許魚兒戲帶水藻如拖紗，船兒加重其吹絮，柳絲稍結其同心。一切的情景都是和諧的，輕鬆而美妙的，連斜陽、山影、波光，全沉醉了，春風也微笑了。

不時來一隻鳥兒，看看鍾山，又看看鍾山的影子，再看看自己的影子，看誰的影兒嬌媚？不時來一個少年，看看鳥兒，又聽聽鳥兒的歌聲，再試試自己的歌聲，看誰的歌兒甜？不時來一個遊女，看看少年，又看看明湖的波光，再看看自己的衣裳，看誰的顏色美？

玄武湖，就是這樣一片清靈溫柔的水。它是詩歌、圖畫、音樂三部曲的交響樂。你躺在船頭，在波心，在橋邊，在斜陽裏，在青山的影子裏，在翠鳥的雲裳裏，在黃鶯的珠喉裏，在芳州的綠茵裏，在垂楊的金線裏，在情人的懷抱裏，靜靜地，悠悠地，享受天地間靈淑之氣，和人間溫暖之情。

一角湖邊，那整齊的堆垛上不就是臺城嗎？鷓鴣古寺，烟雨樓臺，多少興亡意？多少滄桑感？然而，讓古井裏的水終古殷紅像胭脂，讓末路的帝王生生地餓死在城上，讓悲傷的情緒像秋葉般的飄落，讓孤雁南歸帶着夕陽沉醉，一切讓它逝去了嗎？且自幽幽地坐在這韶華樓頭，低吟杜甫的詩嗎？「憂來始覺詩意不，沒有什麼愛，有憂嗎？先天下之憂而憂。眼前的景色

整齊、清麗、和諧，不是馬遠所畫的殘山剩水；心中的情調，凝靜、端莊、深沉，不是柳永所歌的曉風殘月。

假使是烟雨迷濛，這韶華樓頭更富於詩意了。湖山的景色，像蒙着一層蟬翼般的輕紗，風吹着雨絲、柳絲、雲絲，在樓頭飄舞，而人面、波光、山容就彷彿在朦朧的桃花霧裏，淡淡的、輕輕的，而又艷艷的，多麼迷離的心境、詩境、和幻境，交織着雨絲、風片、霧影、雲霞，也交織着密意、離情、幽思、和夢想。一杯清香的茶，一盤悠閑的棋，代替了一縷消隕的魂，一滴悽清的淚。

假使是星月皎潔，這韶華樓頭更富於畫意了。每一粒晶晶的星都向你眯眯地微笑，那無數隱隱約約閃閃鏗鏘的星粒就像仙人的瓊瑤花細。見不到湖上一盞燈，看不出臺城一條路，一切籠罩在清輝之下，而滲融在冰瑩之中，像仙鶴的羽毛，像北極的雪花，像琉璃的綴絡，像水晶的觸稜，透明透澈，精靈孕育，把人間樓臺盡化作寒宮，把仙樂笙歌盡吹入沉香閣。船似在鏡中行，雲似在波中捲，雁仍在天邊飛，人似在爐邊唱。

清涼山上 掃葉樓頭

作金陵之秋遊，莫過於登清涼山，上掃葉樓了。心情雖清疎而境界非瀟灑，境界雖遷異而心情終永恆。

秋高氣爽，登樓遠眺。朗吟我父的詩句吧：「僧談盧嶽馬尾水，客對金陵牛首山」，「最是江南堪愛處，城中面有青山」，於是剩下冷冷清清的孤僧，對遊人猶妮妮話前朝事，樓頭滿壁題詩，飽經世事的滄桑，全被粉刷乾淨了，只有先人的遺墨還靜靜地被保存，這確是描繪金陵山色的佳句——憑樓欄，正對着遠遠的青青的像一個牛首的山峯，更遠遠的是江南北北的青山翠一齊包圍在這座樓頭。莫愁湖荷花的餘香，鐘山

（20）

斷霞的橫影，幸賦膩膩的烟樹，秦淮旖旎的笙歌而禮讓。

我懷着一顆清清涼涼的心登清涼山吧！秋之為氣，是爽朗，是剛健，是沉毅，是清澄，不是蕭殺，不是蕭瑟，不是孤零，不是悽愴。善人們的心，到了秋天，會像一泓清明的水，一面光潔的鏡，一塊溫潤的玉，一粒通靈的珠。寶玉不著生悲，謝靈運用不着與歡，歐陽修用不着作賦，王粲不用着登樓，千古文人詩人，只看見秋的黑暗面，沒發現秋的光明面。我登清涼山，只是懷着一顆清清涼涼的心，遠隔了炎塵，避除了煩囂，遺落了塵埃，蕩蕩了雜念；或靜靜地坐樹下，或幽幽地小立巖間，或輕輕地踱過樹頭，或悄悄地躲在雲裏。偶爾一兩隻林鳥，歡聲歌唱，細細月下吹笙；忽然三四架鷗花，一齊盤旋，鮑似窗前搖燭。說什麼兩朝金粉，只餘談笑修蛾；真幻忽海上仙山，終是空中樓閣。這清涼的心境，就好像殘棋未了，總不勝車馬馬跡的芳情。倩疎林掛住斜暉，最愛秋山如醉；望平沙叢生紫葦，可憐歸雁橫空。清涼涼涼的清涼山，清涼涼涼的遊人心，平分了金陵的秋色，讓清涼的江南倩影，永遠地掛在掃葉樓頭。

讓我淡描心中的墨芥如掃落葉之紛紛吧！人類的本心是空虛的，不容有絲毫的渣滓，使它感覺淤塞；人類的本心是淨潔的，不容有纖毫的塵粒，使它蒙受掩蔽。然而物慾隨肉體以俱來，私情因環境而滋長，過分剋制則反斂元氣，任意流連又每趨沉溺。所以哲人們對事象的演變，總以不役於形為歸宗；對內心的清除，總以不肯於道為繩準。日月的運行，四時的推動，一切當循乎自然；草木的繁滋，魚鳥的活躍，一切都含有生趣。這落葉為何麼要掃呢？正因其樹已枯，葉已落，雖霜林帶醉，艷似繁花，而電火流光，萎如衰草。去眼前的塵雜，養心中的清靈，抱新火以傳信，開道路以迎春，但也有例外；當冷月無聲，空庭人靜，飄兩三片又何妨？比落紅多情，萎絮塞泥，離千萬年亦無悔。呼煙烹茗，一鶴燈立，階階作沙沙響；招鬼談玄，隔窗窺探，吹風起

聽鷓鴣聲。假如真有這樣境界，則心內之物，已化為心；假如空存這種遐思，則物外之心亦化為物。然則掃心中之落葉，豈無殊於庭前，避物外之塵氛，唯有期於樓上。憑欄遠眺，不勝涼風天末之思；焚酒清談，想見人物山川之盛。

我會在玄武湖邊修令人迷戀處，也會在清涼山上登高。春水秋山，是金陵修行人迷戀處，也是我最愛的是秋景。湖邊碧柳，終不及嶺上丹楓；船上清簫，又如如樓頭明月。我珍護先人的詩，用玻璃框代寫新詩，當佳節來臨，約二三知己，朗吟父唱，自寫新詩，在這掃葉樓頭，留連竟日，賞黃花以持盞，喜白衣之送酒，一鞭殘照，扶醉而歸；數點飛鴻，涼雲以去。猶有餘情，流水落花春去也；似曾相識，夕陽巷口燕歸來。

一樓熱望 兩次回思

總之，金陵的情調是多方面的；有龍騰虎踞的雄偉，也有鶯歌燕語的輕盈。有銅鑼鐵板豪情，也有芒鞋竹杖的瀟灑。我還記得莫愁湖上一聯：「一江水東流，淘下盡千古英雄兒女；石城西時，依舊是六朝煙雨樓臺。」如果把牠看作齊梁的遺跡，誤為南明的象徵，則不惟平淡造化的神奇，抑且辜負江山的優美。那些新亭名士，南渡詞臣，豪門逆黨，忍心摧殘，其中有愧於樹之鳥。只有幾個志士美人，在舞扇歌影中，出污泥而不染；只有幾個孤臣孽子，從烽火腥塵裏，養浩氣而長存。

於今，版圖變色，鍾山黯然。莫愁湖夜夜哭，風風聲樓臺鳥鳴；掃葉樓風蕭蕭，玄武湖花寂寂。孝陵翁仲戮刑受辱，孫陵華表落日荒烟。雨花臺彩石樓傾，秦淮河畫船鳴咽；靈谷寺松雲慘澹，棲霞山紅葉凋零。誰使這鶯歌燕語的仙苑，淪為狼狽狗咬的魔域？成千成萬流離的人們，離開了多難的首都，苦雨樓風，度其多年飄泊的歲月。成千成萬愁苦的人們，幽囚在淒涼的故里，忍泣吞聲，慘受暴政摧殘的災難。金陵，金陵，妳更使我回思：抗戰勝利後的還都，我和我一個什麼樣子了？

家充滿着怎樣的喜悅，洋溢着怎樣的熱情，從激瀾的三峽奔流下來，我們所乘一艘大輪過了春雨如酥的宜昌，過了鐘樓高時的漢口，漸漸地駛近下關時，突然發現一碧籠蔥魏峨的紫金山（即鍾山），我們瘋狂似地歡呼了。一艘載滿日俘數千人的大船，就靠在我的側面，對着那些黃褐色的幽影，使我們痛恨，使我們驕傲，使我們得意的高歌。我們煎熬在遙遠的西陲足足八年了，天天望金陵，日夜夢金陵，全不見金陵的懷抱。忽然一旦出現在眼前，恨不得一跳下船，密吻下關的泥土。登岸後，住在一家最艱僻的小旅社，連臭蟲也覺得可愛了。我們在重慶市上聽到日軍投降的喜訊而發狂，踏上下關的地便癡癡，我們對這座久別的名都是何等愛戀啊！哎，終於又跟離地離開了池。

更使我回思

更使我回思：我參加過那次無比輝煌的北伐第一戰，盾鼻從軍，越嶺翻山，日行一百數十里，從湖南，從江西，從安徽，一路追擊殘餘的軍閥部隊，而出于蕪湖，江干會集了雄師，挾着浩蕩的河流，一聲號角震天，衝到了紫金山下。那山嶺的天堡城，屹立斜陽中，蒼顏白髮看天下的興亡，回想着千年前前將軍打太平天國，跨過這裏的山崗進入錦繡的平野，把洪氏王朝覆了。於今又親眼看到革命軍的雄姿，定鼎在這座名城。這時，我拂拭征塵，小住金陵第一座名園的胡園裏，我永遠不會忘記我的詞句：「當日胡園偶聚，紅絮夕陽天；最愛延青閣，一派鳴蟬。」那延青閣上，采桑橋邊，古木參天，清溪流水，談我在戎馬倉皇中得到片刻的寧息。而不久，我又從這可愛的金陵，踏上二次北伐的征程，北上魯南了，而依然回到金陵的懷抱！哎，終於我又跟離地離開了她。

但，我必有一天依然回到她的懷抱，以後，永遠不離開她，且靜靜地等待著：讀我的「收京」詩篇吧！